全唐文/卷06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白居易

策林一

序

元和初，予罷校書郎，與元微之將應制舉，退居於上都華陽觀，閉戶累月，揣摩當代之事，構成策目七十五門。及微之首登科，予次焉，凡所一作「有」應對者，百不用其一二。其餘自以精力所致，不能棄捐，次而集之，分為四卷，命曰《策林》云耳。

一、策頭

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，令持下殿，雲攀檻檻折，成帝容之，後嘗理檻，帝命勿易，以旌直臣。臣每覽《漢史》至此，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。豈不以臣不愛死，雖憐其死，而必諫乎？君能納諫，雖折其檻，而必容乎？不然，何雲之竭忠也如此，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。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，以至明臨兆人，故數年之間，仍降詔旨，四海之內，累徵賢良，思酌下言，樂聞上失，諭以旁求之意，詢以無隱之辭。是則陛下納諫之旨，遠出於漢朝，微臣獻言之罪，不虞於折檻矣。況清問之下，條對之中，苟言有可觀，策有可取，陛下必光揚其名氏，優崇其爵秩，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，又相萬也。賤臣得不有犯無隱，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；殫思極慮，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？唯以直詞，昧死上對。

臣生也幸，沐聖朝垂覆育之惠，當陛下無忌諱之日，斯則朝聞夕死足矣，而況於充賦王庭者乎？伏念庸虛，謬膺詔選，誠不足以明辯體用，對揚德音。欲率爾而言，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；若默默而退，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？是以闚玉旒，讀金策，慚惶僶俛，不知所裁者久矣。然以愚慮之中，千或一得，而往古之成敗，耳或妄有所聞，當今之得

失，目或妄有所見，進不敢希旨，退不敢隱情，唯以直言，昧死上對。

二、策項

臣聞人無常心，習以成性；國無常俗，教則移風。故億兆之所趨，在一人之所執。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，則復朴保和；貴德賤財之令行，則上讓下兢；恕己及物之誠著，則蒼生可致於至理；養老敬長之教洽，則皇化可升於太寧。由是言之，蓋人之在教，若泥金之在陶冶，器之良窳，由乎匠之巧拙，化之善否，繫乎君之作為。伏惟陛下慎而思之，勤而行之，則太平之風，大同之俗，可從容而馴致矣。

臣聞教無常興，亦無常廢，人無常理，亦無常亂。蓋興廢理亂，在君上所教而已。故君之作為，為教興廢之本，君之舉措，為人理亂之源。若一出善言，則天下之人獲其福；一違善道，則天下之人罹其殃；若一肆其心，而事有以階於亂；一念於德，而邦有以漸於興。交應之間，實猶影響。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為先，則大化不得不流矣；以欽若前訓為本，則大樸不得不復矣；以緝熙庶績為念，則五刑不得不措矣；以祗奉宗廟為心，則五教不得不敷矣。而尚有未流、未措、未復、未敷之問，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，故不自見其益也，求理之心太速，故不自見其功也。臣何以知之？然臣聞「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」，此言王者行道，非始之難，終之實難也。陛下又能終之，則太平之風，大同之俗，如指掌耳，豈止化流樸復，刑措教敷而已哉。

三、策尾

臣鄙人也，生仁壽之代，沐文明之化，以進士舉及第，又以拔萃選授官。臣之名既獲二成，君之祿已受一命，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，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，惓惓之誠，蓄之久矣。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，垂下濟之恩，詳延謨猷，親覽條對。逢不諱之日，雖許極言，當無過之朝，不知所述。無裨清問，有負皇明，仰冒宸嚴，伏待罪戾。謹對。

臣幸逢昭代，得列明庭，慚無嘉言，以充清問，輒罄狂瞽，惟陛下擇之。謹對。

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，蒙陛下子育之恩，睹陛下昇平之化，謬膺詔選，充賦天庭。安足親承德音，條對清問。逢旁求之日，雖許直言，當已理之朝，將何極諫？塵黷聖鑒，俯伏待罪。謹對。

四、美謙讓

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，自謂之理非理也，自謂之亂非亂也，自謂之安非安也，自謂之危非危也。何者？蓋自謂理且安者，則自驕自滿，雖安必危；自謂亂且危者，則自戒自強，雖亂必理。理之又理，安之又安，則盛德大業，斯不遠矣。伏惟陛下嗣建皇極，司牧蒼生，夙興以憂人，夕惕而修已，以今日之理，陛下視朝廷未以為理，以今日之安，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，而又思酌下言，樂聞上失，弊無不革，利無不興。今則嚴禋郊廟，猶謂敬之不至；愛養黎庶，猶謂惠之不宏；省罷進獻，猶憂人之困窮；蠲免逋租，猶慮農之勤匱；搜揚俊乂，猶謂賢之遺逸；滌蕩罪戾，猶念獄之非辜；底定兵戈，猶懼其未戢；懷柔夷狄，猶恐其未賓；大化參乎陰陽，猶慚之以寡德；重光並乎日月，猶讓之以不明。斯乃陛下勞謙之心，合天運之不息也，勤卹之德，合地道之無疆也。如臣者，何所知焉，何所述焉？伏以聖聰，貴聞庶議，苟有愚見，敢不極陳。

五、塞人望歸眾心，在慎言動之初

夫欲使人望塞、眾心歸者，無他焉，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。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言動不書，非盛德也，書而不法，後嗣何觀焉？若王者言中倫，動中度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百代之後歌之，況其邇者乎？若言非宜，動非禮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百代之後笑之，況其邇者乎？是以古之天子，口不敢戲言，身不敢妄動，動必三省，言必再思。況陛下初嗣祖宗，新臨兆庶，臣伏見天下之目，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，天下之耳，禺禺然以聽陛下之言也，則陛下出一言，不終日而達於朝野，動一事，不浹辰而聞於華夷，蓋是非之聲，無翼而飛矣，損益之名，無脛而走矣，陛下得不慎之哉！伏惟觀於斯，察於斯，使一言一動，無所苟而已矣。言動不苟，則天下之望塞焉，天下之心歸焉。

六、教必成化必至，在敬其終

問：先王之教，布在方策，事雖易舉，政則難成。豈文之空垂，將行之未至？思臻其極，佇質所疑。

夫欲使政必成、化必至者，無多焉，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。臣聞先王之訓，不徒言也，先王之教，不虛行也，淺行之則小理，深行之則大和，淺深小大之應，其猶影響矣。然則天下至廣，王化至大，增減損益，難見其形。是以政之損者，雖不見其日損，必有

時而亂也；教之益者，雖不見其日益，必有時而理也。陛下但推其誠，勤其政，慎其始，敬其終，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，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，終日所行者也，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淺深，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。臣又聞《易》曰：「聖人久於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此言王者之教，待久而成也，王者之化，待終而至也。陛下誠能久而終之，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？

七、不勞而理，在順人心立教

問：方今勤卹憂勞，夙夜不怠，而政教猶缺，懲勸未行，何則？上古之君，無為而理，令不嚴而肅，教不勞而成，何施何為，得至於此？

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。臣聞三皇之為君也，無常心，以天下心為心；五帝之為君也，無常欲，以百姓欲為欲。順其心以出令，則不嚴而理；因其欲以設教，則不勞而成。故風號無文而人從，刑賞不施而人服。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化者，由此道也。後代反是，故不及者遠焉。臣請以三代以後之事言之。臣聞後代之天下，三五之天下也，後代之人，三五之人也，後代之位，三五之位也。居其位，得其人，有其天下，而不及三五者，何哉？臣竊驚怪之，然亦粗知其由矣。豈不以己心為心，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；以己欲為欲，咈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。苟或心與道未合，政與時並行，得失交爭，利害相半，如此則雖宵衣旰食，勞體勵精，纔可以致小康，不足以宏大道，故出令而吏或犯，設教而人敢違，刑雖明而寡懲，賞雖厚而鮮勸。此由捨人而從欲，是以勤多而功少也。伏惟陛下去彼取此，執古御今，以三五之心為心，則政教何憂乎不洽，以億兆之欲為欲，則懲勸何畏乎不行。政教洽，則不殷憂而四海寧；懲勸行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。此由捨己而從眾，是以事半而功倍也。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：「朕雖不及古，然以百姓心為心。」臣以為致貞觀之理者，由斯一言始矣。伏願陛下從而鑒之，嗣而行之，則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。

八、風行澆朴　由教不由時

問：甿俗之理亂，風化之盛衰，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，薄於今而厚於古？或曰：「興替之道，執在君臣。」又云：「澆朴之風，繫於時代。」二說相反，其誰可從？

臣聞代之澆漓，人之朴畧，由上而不由下，在教而不在時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，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。何以驗覈？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。臣聞周德寖衰，君臣陵替，蠶食

瓜割，分為戰國；秦氏得之，以暴易亂，曾未旋踵，同歸覆亡；炎漢勃興，奄有四海，僅能除害，未暇化人；迨於文帝、景帝，始思理道，躬行慈儉，人用富安，禮讓自興，刑罰不試，昇平之美，隣於成康，載在《漢書》，陛下熟聞之矣；降及魏晉，迄於梁隋，喪亂宏多，殆不足數；我高祖始建區夏，未遑緝熙；迨於太宗、元宗，抱聖神文武之姿，用房、杜、姚、宋之佐，謀猷啟沃，無怠於心，德澤施行，不遺於物，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，兵偃而萬方悅隨，近無不安，遠無不服，雖成康文景，無以尚之，載在國史，陛下熟知之矣。然則周秦之亂極矣，及文景繼出，而昌運隨焉；梁隋之弊甚矣，及二宗嗣興，而王道融焉。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，家國君臣之道漸喪，則當日甚一日，代甚一代，不應衰而復盛，澆而復和，必不爾者。何乃清平朴素之風，薄於周秦之交，而厚於文景之代耶？順成和動之俗，喪於梁隋之際，而獨興於貞觀、開元之年耶？由斯言之，不在時矣。故魏徵有云：「若言人漸澆訛，不反質樸，至今應為鬼魅，寧可復得而教化耶？」斯言至矣，故太宗嘉之。又按《禮記》曰：「教者人之寒暑也，事者人之風雨也。」此言萬民之從王化，如百穀之委歲功也，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，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植而秕稗生。故教化優深，則謙讓興而仁義作；刑政偷薄，則訛偽起而姦宄臻。雖百穀在地，成之者天也；雖萬物在下，化之者上也。必欲以涼德弊政，嚴令繁刑，而求仁義行，姦宄息，亦猶飄風暴雨，愆陽伏陰，而望禾黍豐，稂莠死，其不可也，亦甚明矣。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，比屋可封；桀紂率天下以暴，比屋可戮。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，伏惟聖心無疑焉。

九、致和平復雍熙，在念今而思古也

問：今欲感人心於和平，致王化於朴厚，何思何念，得至於斯？

臣聞政不念今，則人心不能交感；道不思古，則王化不能流行。將欲感人心於和平，則在乎念今而已。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，則念去煩擾之吏；愛人命之至重也，則念黜苛酷之官；卹人力之易罷也，則念省修葺之勞；憂人財之易匱也，則念減服御之費；懼人之有餒也，則念薄麥禾之稅；畏人之有寒也，則念輕布帛之征；慮人之有愁苦也，則念損嬪嬙之數。故念之又念之，則人心交感矣。感之又感之，則天下和平矣。將欲致王化於雍熙，則在乎思古而已。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，則思興利而除害；俾唐虞之聖也，則思明目而達聰；師夏禹之德也，則思泣辜而卹人；法殷湯之仁也，則思祝網而愛物；鑒漢之盛也，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；觀周之興也，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；宏貞觀之理也，則思開房杜之讜議，以致昇平；嗣開元之政也，則思得姚宋之嘉謀，而臻富壽。故思之又思之，則王澤流行矣。行之又行之，則天下雍熙矣。

十、王澤流人心感，在恕己及物

夫欲使王澤旁流，人心大感，則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。夫恕已及物者無他，以心度心，以身觀身，推其所為，以及天下者也。故己欲安，則念人之重擾也；己欲壽，則念人之嘉生也；己欲逸，則念人之憚勞也；己欲富，則念人之惡貧也；己欲溫飽，則念人之凍餒也；己欲聲色，則念人之怨曠也。陛下念其重擾，則煩暴之吏退矣；念其嘉生，則苛虐之官黜矣；念其憚勞，則土木之役輕矣；念其惡貧，則服御之費損矣；念其凍餒，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；念其怨曠，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。推而廣之，念一知十。蓋聖人之道也，始則恕已以及人，終則念人而及己。故恕之又恕之，則王澤不得不流矣，念之又念之，則人心不得不感矣。澤流心感，而天下不太平者，未之聞也。

十一、黃老術，在尚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

夫欲使人情儉朴，時俗清和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。其道在乎尚寬簡，務儉素，不眩聰察，不役智能而已。蓋善用之者，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，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。昔宓賤得之，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；汲黯得之，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；曹參得之，故獄市勿擾，而齊國大和；漢文得之，故刑罰不用，而天下大理。其故無他，清淨之所致耳。故老子曰：「我無為而人自化，我好靜而人自正，我無事而人自富，我無欲而人自樸。」此四者，皆黃老之要道也，陛下誠能體而行之，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。

十二、政化速成，由不變禮不易俗

夫欲使政化速成，則在乎去煩擾、師簡易而已。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。臣聞伯禽之事魯也，變其禮，革其俗，三年而政成；太公之理齊也，簡其禮，從其俗，五月而政成。故周公歎曰：「夫平易近人，人必歸之，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！」此則煩簡遲速之效明矣，伏惟陛下鑒之。

十三、號令，令一則行推誠則化

問：號令者，所以齊其俗，一其心，故聖人專之慎之。然則號令既出，而俗猶未齊者，其故安在？號令既行，而心猶未一者，其失安歸？欲使下令如風行，出言如響應，導之而人知勸，防之而人不踰。將致於斯，豈無其要。

臣聞王者發號施令，所以齊其俗，一其心。俗齊則和，心一則固，人於是乎可任使也。《傳》曰：「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。」故一人一心，萬人萬心。若不以令一之，則人人之心各異矣，於是積異以生疑，積疑以生惑。除亂莫先乎令者也，故聖王重之。然則令者，出於一人，加於百辟，被於萬姓，漸於四夷，如風行，如雨施，有往而無返也。其在《周易》「渙汗」之義，言號令如渙汗然，一出而不可復也，故聖王慎之，然則令既出，而俗猶未齊者，由令不一也。非獨朝出夕改，晨行暮止也；蓋謹於始，慢於終，則不一也；張於近，弛於遠，則不一也；急於賤，寬於貴，則不一也；行於疎，廢於親，則不一也。且人之心，猶不可以不一而理，況君之令，其可二三而行者乎？然則令既一，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，由上之不能行於己、推於誠者也。凡下從上也，不從口之言，從上之所好也；不從力之制，從上之所為也。蓋行諸已也誠，則化諸人也深。若不推之於誠，雖三令五申，而令不明也；苟不行之於己，雖家喻戶曉，而人不信矣。聖王知其如此，故以禮自修，以法自理，慎其所好，重其所為，有諸已者，而後求諸人，責於下者，必先禁於上。是以推之而往，引之而來，導之使行，禁之使止，使天下之心，罔罔然惟望其令、聽其言而已。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，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。故曰禁勝於身，則令行於人者矣，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，蓋是謂也。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，不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者哉。

十四、辨興亡之由，由善惡之積

問：萬姓親怨之由，百王興亡之漸，將獨繫於人乎，抑亦繫於君乎？

臣觀前代，邦之興，由得人也，邦之亡，由失人也。得其人，失其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天地不能頓為寒暑，必漸於春秋，人君不能頓為興亡，必漸於善惡。善不積，不能勃焉而興，惡不積，不能忽焉而亡。善與惡始繫於君也，興與亡終繫於人也。何則？君苟有善，人必知之，知之又知之，其心歸之，歸之又歸之，則載舟之水，由是積焉；君苟有惡，人亦知之，知之又知之，其心去之，去之又去之，則覆舟之水，由是作焉。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，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。聖王知其然，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，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。修己者，慎於中也，慄然如履春冰；安人者，敬其下也，凜乎若馭朽索。猶懼其未也，加以樂人之樂，人亦樂其樂，憂人之憂，人亦憂其憂。憂樂同於人，敬慎著於己，如是而不興者，反是而不亡者，自生人以來，未之有也。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，在於此也。

十五、忠敬質文損益

問：忠敬質文，百代循環之教也。五帝何為而不用？三王何故而相承？將時有同異耶？道有優劣耶？又三代之際，損益不同，所祖三才，其義安在？豈除舊布新，務於相反相異乎？復扶衰救弊，其道不得不然乎？又國家祖述五帝，憲章三代，質文忠敬，大備於今，而尚人鮮朴忠，俗多利巧。欲救斯弊，其道如何？

臣聞步驟殊時，質文異制，五帝以道化，三王以禮教。道者無為，無為故無失，無失故無革，是以唐虞相承，無所改易也；禮者有作，有作則有弊，有弊則有救，故殷周相代，有所損益也。損益之教，本乎三才。夏之教尚忠。忠本於人，人道以善教人，忠之至也，故曰忠者人之教也。忠之弊其民野，救野莫若敬，故殷之教尚敬。敬本於地，地道謙卑，天之所生，地敬養之，故曰敬者地之教也。敬之弊其人詭，救詭莫若文，故周之教尚文。文本於天，天道垂文，而人則之，故曰文者天之教也。文之弊，其人僿，救僿莫若忠。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，非欲自異而相反也，蓋扶衰救弊，各隨其運也。運苟有異，教亦不同，雖忠與敬，各繫於時，而質與文，俱致於理。標其教則殊制，臻其極則同歸，亦猶水火之相形，同根於冥化，共濟於人用也，寒暑之相代，同本於元氣，共成於歲功也。三王之道，亦如是焉。我國家欽若五帝，憲章三代，典謨不易之道，祖述而大用，忠敬迭救之教，具舉而兼行，可謂文質協和，禮樂明備之代也。然臣聞孔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，損益始終，若循環然，其繼周者，百代可知也。」臣觀周之弊也，爵賞黷，刑罰窮，而秦反用刑名，祚因中絕，及漢雜以霸道，德又下衰，迨於魏晉以還，未有繼而救者，是以周之文弊，今有遺風，故人鮮朴忠，俗猶利巧。伏願陛下以繼周為己任，以行夏為時宜，稍益質而損文，漸尚忠而救僿，斟酌於教，經緯其人，使瞻前而道繼三王，顧後而光垂萬葉。則盡善之道，大同之風，不專於上古矣。

十六、議祥瑞，辨妖災

問：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斯豈國之興滅，繫於天地之災祥歟；將物之妖瑞，生於時政之昏明歟？又天地有常道，災祥有常應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何以桑穀之妖，反為福於太戊；大鳥之慶，竟成禍於帝辛？豈吉凶或僭在人，將休咎不常其道？儆戒之徵安在，改悔之效何明？又祥必偶聖，妖必應昏，何以明時不能為無災，亂代或聞其有瑞，報施之道，何繆濫哉？

臣聞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者，非孽生而後邦喪，非祥出而後國興。

蓋瑞不虛呈，必應聖哲，妖不自作，必候淫昏，則昏聖為祥孽之根，妖瑞為興亡之兆矣。文子曰：「陰陽陶冶，萬物皆乘天氣而生。然則道之休明，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，政之昏亂，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。瑞為福先，妖為禍始，將興將廢，實先啟焉。然有人君德未及乎休明，政不至於昏亂，而天文有異，地物不常，則為瑞為妖，未可知也。或者天示儆戒之意，以寤君心，俾乎君修改悔之誠，以答天鑒，如此則轉亂為治，變災為祥，自古有之，可得而考也。臣聞高宗不聰，飛雉雊於鼎；宋景有罰，熒惑守於心。及乎懋懿德以修身，出善言而罪己，則升耳之異自殄，退舍之慶自臻，天人相感，可謂明矣速矣。且高宗，三代之賢主也，有一德之違，亦謫見於物；宋景，列國之常主也，有一言之感，亦冥應乎天。則知上之鑒下，雖賢主也，苟有過而必知；下之感上，雖常主也，苟有誠而必應。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，而懼過之不悛；不懼瑞之不臻，而懼誠之不至。足明休徵在德，吉凶由人矣。失君道者，祥反成妖，悟天鑒者，災亦為瑞，必然而已矣。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，在乎天地泰，陰陽和，風雨時，寒暑節，百穀熟，萬人安，賦役輕，服用儉，兵革偃，刑罰措，賢者出，不肖者退，聲教日被，謳歌日興，此之謂休徵，此之謂嘉瑞也。王者之大妖，在乎兩儀不泰，四氣不和，風雷不時，水旱不節，五穀不稔，百臧不藏，徭役煩，征賦重，干戈動，刑獄作，君子隱，小人見，政令日缺，怨讟日興，此之謂咎徵，此之謂妖孽也。至若一星一辰之瑞，一雲一露之祥，一鳥一獸之妖，一草一木之怪，或偶生於氣象，或偶得於陶鈞，信非休咎之徵，興亡之兆也。何則？隱見出處，亦不於常，明聖之朝，不能無小災小沴，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，固未足質帝王之疑，明天地之意耳。王者但外思其政，內省其身。自謂德之不修，誠之不著，雖有區區之瑞，不足嘉也；自謂政之能立，道之能行，雖有瑣瑣之妖，不足懼也。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，實在於此，故雖辭費，不敢不備而言之。

十七、興五福，銷六極

問：昔周著《九疇》之書，漢述《五行》之志，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，窮探政化之源。然則五福之祥，何從而作；六極之沴，何故而生？將欲辨行，可明本末。又今人財耗費，既貧且憂，時沴流行，或疾而夭。思欲銷六極，致五福，毆一代於富壽，納萬人於康寧。何所施為，可致於此？

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，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。至哉中和之為德，不動而感，不勞而化，以之守則仁，以之用則神，卷之可以理一身，舒之可以濟萬物。然則和者生於中也，中者生於不偏也，不邪也，不過也，不及也。若人君內非中勿思，外非中勿動，動靜進退，皆得其中，故君得其中，則人得其所，人得其所，則和樂生焉。是以君人之心和，

則天地之氣和，天地之氣和，則萬物之生和。於是乎三和之氣，訢合絪縕，積為壽，蓄為富，舒為康寧，敷為攸好德，益為考終命。其羨者則融為甘露，凝為慶雲，垂為德星，散為景風，流為醴泉。六氣叶乎時，七曜順乎軌，迨於巢穴羽毛之物，皆煦嫗而自蕃，草木鱗介之祥，皆叢萃而繼出。夫然者，中和之氣所致也。若人君內非中是思，外非中是動，動靜進退，不得其中，故君不得其中，則人不得其所，人不得其所，則怨歎興焉。是以君人之心不和，則天地之氣不和，天地之氣不和，則萬物之生不和。於是乎三不和之氣，交錯堙鬱，伐為凶短折，攻為疾，聚為憂，損為貧，結為惡，耗為弱。其羨者潛為伏陰，淫為愆陽，守為彗星，發為暴風，降為苦雨。四序失其節，三辰亂其行，迨乎繈褓卵胎之生，皆夭閼而不遂，木石華蟲之怪，皆糅雜而畢呈。夫然者，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。則天人交感之際，五福六極之來，豈不昭昭然哉。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，人鮮無憂，時沴所加，眾或有疾。德宗皇帝病人之病，憂人之憂，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，悅之以中和之樂，將使易憂為樂，變病為和，惠化之恩，莫斯甚也。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，善理疾者絕其源。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，先念憂之所自；欲救人之病，先思病之所由。知所自以絕之，則人憂自弭也；知所由以去之，則人病自瘳也。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，則人易康寧；鼓之以安樂之音，則人易和悅。斯必應疾而化速，利倍而功兼。六極待此而銷，五福待此而作。如是，可以陶三才繆濫之氣，發為休祥；毆一代鄙夭之人，臻乎仁壽。中和之化，夫何遠哉！

十八、辨水旱之災，明存救之術

問：「狂常雨若，僭常暘若」，此言政教失道，必感於天也。又堯之水九年，湯之旱七年，此言陰陽定數，不由於人也。若必繫於政，則盈虛之數徒言；如不由於人，則精誠之禱安用。二義相戾，其誰可從？又問陰陽不測，水旱無常，將欲均歲功於豐凶，救人命於凍餒，凶歉之歲，何方可以足其食？災危之日，何計可以固其心？將備不虞，必有其要，曆代之術，可明徵焉。

臣聞水旱之災，有小有大，大者由運，小者由人。由人者，由君上之失道，其災可得而移也；由運者，由陰陽之定數，其災不可得而遷也。然則小大本末，臣粗知之。其小者或兵戈不戢，軍旅有強暴者；或誅罰不中，刑獄有冤濫者；或小人入用，讒佞有得志者；或君子失位，忠良有放棄者；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，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；或賦斂之法無度焉，或土木之功不時焉。於是乎憂傷之氣，憤怨之心，積以傷和，變而為沴。古之君人者，逢一災，遇一異，則回視反聽，察其所由。且思乎軍鎮之中，無乃有縱暴者耶；刑獄之中，無乃有冤濫者耶；權寵之中，無乃有不肖者耶；放棄之中，無乃有忠賢者耶；

內外臣妾，無乃有幽怨者耶；天下窮人，無乃有困死者耶；賦入之法，無乃有過厚者耶；土木之功，無乃有屢興者耶？若有一於此，則是政令之失，而天地之譴也。又《洪範》曰：「狂常雨若，僭常暘若。」言不信不乂，亦水旱應之。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，率德修政，勵敬天之志，虔罪己之心，則雖踰月之霖，經時之旱，至誠所感，不能為災。何則？古人或牧一州，或宰一縣，有暴身致雨者，有救火反風者，有飛蝗去境者。郡邑之長，猶能感通，況王者為萬乘之尊，居兆人之上，悔過可以動天地，遷善可以感神明，天地神明，尚且不違，而況於水旱、風雨、蟲蝗者乎？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。其大者，則唐堯九載之水，殷湯七年之旱是也。夫以堯之大聖，湯之至仁，於時德儉人和，刑清兵偃，上無狂僭之政，下無怨嗟之聲，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，炎炎爍石之沴，非君上之失道，蓋陰陽之定數爾。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。然則聖人不能遷災，能禦災也，不能違時，能輔時也。將在乎廩積有常，仁惠有素。備之以儲蓄，雖凶荒而人無菜色；固之以恩信，雖患難而人無離心。儲蓄者，聚於豐年，散於歉歲；恩信者，行於安日，用於危時。夫如是，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，而水旱之災不能害，故曰人強勝天，蓋是謂也。斯亦圖之在早，備之在先，所謂思危於安，防勞於逸。若患至而方備，災成而後圖，則雖聖人，不能救矣。

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，而下不凍餒者。何哉？非家至日見，衣之而食之，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。夫天之道無常，故歲有豐必有凶；地之利有限，故物有盈必有縮。聖王知其必然，於是作泉刀布帛之貨，以時交易之，以時斂散之，所以持豐濟凶，用盈補縮。則衣食之費，穀帛之生，調而均之，不啻足矣。蓋管氏之輕重，李悝之平糴，耿壽昌之常平者，可謂不涸之食，不竭之府也。故豐稔之歲，則貴糴以利農人；凶歉之年，則賤糶以活餓殍；若水旱作沴，則資為九年之蓄；若兵甲或動，則餽為三軍之糧。上以均天時之豐凶，下以權地利之盈縮，則雖九年之水，七年之旱，不能害其人，危其國矣。至若禳禱之術，凶荒之政，曆代之法，臣粗聞之。則有雩天地以牲牢，禜山川以圭璧，祈土龍於元武，舞群巫於靈壇，徙市修城，貶食徹樂，緩刑省禮，務嗇勸分，殺哀多婚，弛力舍禁。此皆從人之望，隨時之宜，勤卹下之心，表恭天之罰，但可以濟小災小弊，未足以救大危大荒。必欲保邦邑於危，安人心於困，則在乎儲蓄充其腹，恩信結其心而已。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，皆由此道而王也。

策林二

十九、息遊惰，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繒錢用穀帛

問：一夫不田，天下有受其餒者，一婦不蠶，天下有受其寒者，斯則人之性命繫焉，國之貧富屬焉。方今人多遊心，地有遺力，守本業者，浮而不固，逐末作者，蕩而忘歸。夫然，豈懲戒遊惰之法失其道耶？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？

臣伏見今之人，舍本業趨末作者，非惡本而愛末，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。夫人之趨利者甚矣，苟利之所在，雖水火蹈焉，雖白刃冒焉。故農桑苟有利也，雖日禁之，人亦歸矣，而況於勸之乎？遊惰苟無利也，雖日勸之，亦不為矣，而況於禁之乎？當今遊惰者逸而利，農桑者勞而傷。所以傷者，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。所以輕者，由賦斂失其本也。夫賦斂之本者，量桑地以出租，計夫家以出庸，租庸者，穀帛而已。今則穀帛之外，又責之以錢。錢者，桑地不生銅，私家不敢鑄，業於農者，何從得之？至乃吏胥追徵，官限迫蹙，則易其所有，以赴公程。當豐歲則錢羅半價，不足以充緡錢；遇凶年則息利倍稱，不足以償逋債。豐凶既若此，為農者何所望焉？是以商賈大族，乘時射利者，日以富豪；田壟疲人，終歲勤力者，日以貧困。勞逸既懸，利病相誘，則農夫之心，盡思釋耒而倚市，織婦之手，皆欲投杼而刺文。至使田卒污萊，室如懸磬，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，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。臣常反覆思之，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。夫羅甚貴，錢甚輕，則傷人；羅甚賤，錢甚重，則傷農。農傷則生業不專，人傷則財用不足。故王者平均其貴賤，調節其重輕，使百貨通流，四人交利，然後上無乏用，而下亦阜安。方今天下之錢，日以減耗，或積於國府，或滯於私家。若復日月徵求，歲時輸納，臣恐穀帛之價轉賤，農桑之業轉傷，十年以後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，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。今若量夫家之桑地，計穀帛為租庸，以石斗登降為差，以匹夫多少為等，但書估價，並免稅錢，則任土之利載興，易貨之弊自革。弊革則務本者致力，利興則趨末者回心，遊手於道途市肆者，可易業於西成，托跡於軍籍釋流者，可返躬於東作，欲其浮惰，其可得乎？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，而人足食矣；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，而人豐財矣；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，而人著誠矣；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，而人歸厚矣。其興利除害也如彼，又修己化人也如此，是必應之如響答，順之如風行。斯可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。欲其浮惰，其可得乎？

二十、平百貨之價，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為器

問：今田疇不加闢，而菽粟之估日輕；桑麻不加植，而布帛之價日賤。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。夫然，豈殖貨斂散之節失其宜耶？將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？

臣聞穀帛者，生於農也；器用者，化於工也；財物者，通於商也；錢刀者，操於君也。君操其一以節其三，三者和鈞，非錢不可也。夫錢刀重則穀帛輕，穀帛輕則農桑困，故散錢以斂之，則下無棄穀遺帛矣；穀帛貴則財物賤，財物賤則工商勞，故散穀以收之，則下無廢財棄物矣。斂散得其節，輕重便於時，則百貨之價自平，四人之利咸遂，雖有聖智，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。方今關輔之間，仍歲大稔，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險備凶之時也，時不可失，伏惟陛下惜之。臣又見今人之弊者，由銅利貴於錢刀也。何者？夫官家採銅鑄錢，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；私家銷錢為器，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。鑄者有程，銷者無限，雖官家之歲鑄，豈能勝私家之日銷乎？此所以天下之錢，日減而日重矣。今國家行挾銅之律，執鑄器之禁，使器無用銅。銅無利也，則錢不復銷矣。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。

二十一、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

問：近古以來，君天下者，皆患人之困，而不知困之由，皆欲人之安，而不得安之術。今欲轉勞為逸，用富易貧，究困之由，矯其失於既往，求安之術，致其利於將來。審而行之，以康天下。

臣聞近古以來，君天下者，皆患人之困，而不知困之由，皆欲人之安，而不得安之術。臣雖狂瞽，然粗知之。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，由官吏之縱欲也；官吏之縱欲者，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。何則？天下之人億兆也，君者一而已矣。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，則君之居處，雖極土木之功，殫金玉之飾，君之衣食，雖極海陸之味，盡文采之華，君之耳目，雖慆鄭衛之音，厭燕趙之色，君之心體，雖倦畋漁之樂，疲轍跡之游，猶未全擾於人傷於物。何者？以至多奉至少故也。然則一縱一放，而弊及於人者，又何哉？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，左右頒於方鎮，方鎮布於州牧，州牧達於縣宰，縣宰下於鄉吏，鄉吏轉於村胥，然後至於人焉。自君至臣，等級若是，所求既眾，所費滋多，則君取其一，而臣已取其百矣。所謂上開一源，下生百端者也。豈直若此而已哉，蓋君好則臣為，上行則下效，故上苟好奢，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，上苟好利，則天下聚斂之臣將竄力焉，雷動風行，日引月長，上益其侈，下成其私，其費盡出於人，人實何堪其弊，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。夫如是，則君之躁靜，為人勞逸之本，君之奢儉，為人富貧之源。故一節其情，而下有以獲其福，一肆其欲，而下有以罹其殃，一出善言，則天下之心同其喜，一違善道，則天下之心共其憂。蓋百姓之殃，不在乎鬼神，百姓之福，不在乎天地，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。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。宮室有制，服食有度，聲色有節，畋遊有時，不徇己情，不窮己欲，不殫人力，不耗人財。夫然，故誠發乎心，德形乎身，

政加乎人，化達乎天下。以此禁吏，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，以此牧人，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。困之由，安之術，以臣所見，其在茲乎。

二十二、不奪人利，議鹽鐵與榷酤誡厚斂及雜稅

問：鹽鐵之謀，榷酤之法，山海之利，關市之征，皆可以助佐征徭，又慮其侵削黎庶。捨之則乏用於軍國，取之則奪利於生人，取舍之間，孰為可者？

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，人也；人之所以為命者，衣食也；衣食之所從出者，農桑也。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，雖聖人不能也。苟有能者，非利也，其害也。何者？既不自地出，又非從天來，必是巧取於人，曲成其利。利則日引而月長，人則日削而月朘，至使人心窮，王澤竭。故臣但見其害，不見其利也。所以王者不殖貨利，不言有無，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，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，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。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，利在於利萬人，非不好富也，富在於富天下。節欲於中，人斯利矣，省用於外，人斯富矣。故唐堯、夏、禹、漢文之代，雖薄農桑之稅，除關市之征，棄山海之饒，散鹽鐵之利，亦國足而人富安矣。何則？欲節而用省也。秦皇、漢武、隋煬之時，雖入太半之賦，徵逆折之租，建榷酤之法，出舟車之算，亦國乏而人貧弊矣。何則？欲不節而用不省也。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，江海不能實漏巵。夫利散於下，則人逸而富，利壅於上，則人勞而貧。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，人富則君孰與不足？《禮記》曰：「人以君為心，君以人為體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人之父母。」由此而言，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，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，臣又聞地之生財，多少有限，人之食利，眾寡有常，若盈於上，則耗於下，利於彼，則害於此。而王者四海一家，兆人一統，國無異政，家無異風。若奪其利則害生，害不加於人，欲何加乎？若除其害則利生，利不歸於人，欲何歸乎？故奪之也，如皮盡於毛下，本或不存；與之也，同囊漏於貯中，利將焉往。與奪利害，斷可知焉。是以善為國者，不求非農桑之產，不重非衣食之貨，不用計數之吏，不畜聚斂之臣，聞榷筦之謀，則思侵削於下，見羨餘之利，則念誅求於人，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。故曰利出一孔者王，利出二孔者強，利出三孔者弱。此明君立國子人者，貴本業而賤末利也。

二十三、議鹽法之弊，論鹽商之幸

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，鹽之利厚矣。蓋法久則弊起，弊起則法隳，利厚則奸生，奸生則利薄。臣以為隳薄之由，由乎院場太多，吏職太眾故也。何者？今之主者，歲考其課

利之多少，而殿最焉，賞罰焉。院場既多，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，故羨其鹽而多與焉；吏職既眾，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，故慢其貨而苟得焉。鹽羨則幸生，而無厭之商趨矣；貨慢則濫作，而無用之物入矣。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，貨愈虛而商愈饒，法雖行而奸緣，課雖存而利失。今若減其吏職，省其院場，審貨帛之精麤，謹鹽量之出入，使月有常利，歲有常程，自然鹽不誘商，則出無羨鹽矣，吏不爭課，則入無濫貨矣，鹽不濫出，貨不濫入，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。利害之效，豈不然乎？臣又見自關以東，上農大賈，易其資產，入為鹽商，率皆多藏私財，別營裨販，少出官利，唯求隸名，居無征徭，行無榷稅，身則庇於鹽籍，利盡入於私室。此乃下有耗於商農，上無益於筦榷明矣。出山海之饒，鹽鐵之利，利歸於人，政之上也，利歸於國，政之次也。若上不歸於人，次又不歸於國，使幸人姦黨，得以自資，此乃政之疵，國之蠹也。今若劃革弊法，沙汰姦商，使下無僥倖之人，上得析毫之計，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。唯陛下詳之。

二十四、議罷漕運可否

問：秦居上腴，利號近蜀，然都畿所理，征賦不充，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，用給京師，其間水旱不時，賑貸貧乏。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腳價，糴戶粟而折稅錢，但未知利於彼乎？而害於此乎？

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，請和糴於關輔，以省其費，以便於人。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，若以為長久之法，則不知其可也。何者？方今自淮以南，逾年旱歉；自洛而西，仍歲豐稔。彼人困於艱食，此穀賤於傷農，困則難於發租，賤則易於乞糴，斯則不便於彼，而無害於此矣。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。若舉而為法，徇以為常，臣雖至愚，知其不可。何者？夫都畿者，四方所湊也，萬人所會也，六軍所聚也，雖利稱近蜀之饒，猶未能足其用，雖田有上腴之利，猶不得充其費，況可日削其穀，月朘其食乎？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，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，所以贍關中之人，均天下之食，而古今不易之制也。然則用舍利害，可明徵矣。夫賚斂糴之資，省漕運之費，非無利也，蓋利小而害大矣，故久而不勝其害。挽江淮之租，贍關輔之食，非無害也，蓋害小而利大矣，故久而不勝其利。大凡事之大害者，不能無小利也，事之大利者，不能無小害也。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，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。古之明王，所以能興利除害者，非他，蓋棄小而潤耳。今若恤汎舟之役，忘移穀之用，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。此臣所謂若以為長久之法，則不知其可也。

二十五、立制度，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幷止盜賊起廉讓

問：天地之利有限也，人之欲無窮也，以有限奉無窮，則必地財耗於僭奢，人力屈於嗜欲。故不足者為奸為盜，有餘者為驕為濫。今欲食力相充，財欲相稱，貴賤別而禮讓作，貧富均而廉恥行。作為何方，可至於此？

臣聞天有時，地有利，人有欲，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，仁也聖也。仁聖之本，在乎制度而已。夫制度者，先王所以下均地財，中立人極，上法天道者也。且天之生萬物也，長之以風雨，成之以寒燠；聖人之牧萬人也，活之以衣食，濟之以器用。若風雨淫，寒燠甚，則反傷乎物之生焉；若衣食奢，器用費，則反傷乎人之生焉。故作四時八節，所以時寒燠，節風雨，不使之過差為沴也；聖人制五等十倫，所以倫衣食，等器用，不使之踰越為害也。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。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，人之用財有常數，若羨於上，則耗於下也，有餘於此，則不足於彼也。是以地力人財，皆待制度而均也，尊卑貴賤，皆待制度而別也。大凡爵祿之外，其田宅棟宇，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，暨乎嬪婚祠葬之度，自上而下皆有數焉。若不節之以數，用之以倫，則必地力屈於僭奢，人財消於嗜欲，而貧困凍餒，奸邪盜賊，盡生於此矣。聖王知其然，故天下奢，則示之以儉天下儉，則示之以禮，俾乎貴賤區別，貧富適宜，上下無羨耗之差，財力無消屈之弊，而富安溫飽，廉恥禮讓，盡生於此矣。然則制度者，出於君而加於臣，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。是以君人者，莫不唯欲是防，唯度是守。守之不固，則外物攻之。故居處不守其度，則峻宇崇臺攻之；飲食不守其度，則殊滋異味攻之；衣服不守其度，則奇文詭制攻之；視聽不守其度，則奸聲豔色攻之；喜怒不守其度，則僭賞淫刑攻之；翫好不守其度，則妨行之貨、蕩心之器攻之；獻納不守其度，則讒諂之言、聚斂之計攻之；道術不守其度，則不死之方、無生之法攻之。夫然，則安得不內固其守，甚於城池焉，外防其攻，甚於寇戎焉。將在乎寢食起居，必思其度，思而不已，則其下化之。《詩》曰：「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」此之謂矣。

二十六、養動植之物，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

臣聞天育物有時，地生財有限，而人之欲無極。以有時有限，奉無極之欲，而法制不生其間，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。先王惡其及此，故川澤有禁，山野有官，養之以時，取之以道。是以豺獺未祭，罝網不布於野澤；鷹隼未擊，矰弋不施於山林；昆蟲未蟄，不以火田；草木未落，不加斧斤；漁不竭澤，畋不合圍；至於麛卵蚳蝝，五穀百果，不中殺者，皆有常禁。夫然，則禽獸魚鼈，不可勝食矣；財貨器用，不可勝用矣。臣又觀之，豈直若此而已哉，蓋古之聖王，使信及豚魚，仁及草木，鳥獸不狘，胎卵可窺，麟鳳效

靈，龜龍為畜者，亦由此塗而致也。

二十七、請以族類求賢

問：自古以來，君者無不思求其賢，賢者罔不思效其用，君賢兩不相遇，其故何哉？今欲求之辨之，其術安在？

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，人臣者無不思效其用，然而君求賢而不得，臣效用而無由，豈不以貴賤相懸，朝野相隔，堂遠於千里，門深於九重，雖臣有慺慺之誠，何由上達，雖君有孜孜之念，無因下知，上下茫然，兩不相遇。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，矧又用者不賢，所以從古以來，亂多而理少者，職此之由也。臣以為求賢有術，辨賢有方，方術者，各審其族類，使之推薦而已。近取諸喻，其猶線與矢也。線因針而入，矢待弦而發，雖有線矢，苟無針弦，求自致焉，不可得也。夫必以族類者，蓋賢愚有貫，善惡有倫，若以類求，必以類至，此亦猶水流濕，火就燥，自然之理也。何則？夫以德義立身者，必交於德義，不交於險僻；以正直克己者，必用於正直，不用於頗邪；以貪冒為意者，必比於貪冒，不比於貞廉；以悖慢肆心者，必狎於悖慢，不狎於恭謹。何者？事相害而不相利，性相戾而不相從，此乃天地常倫，人物常理，必然之勢也。則賢與不肖，以此知之。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，則思因針待弦之勢，欲辨而別之也，則察流濕就燥之徒。得其勢，必彙征而自來，審其徒，必群分而自見。求人之術，辨人之方，於是乎在此矣。

二十八、尊賢，請厚禮以致大賢也

問：國家歲貢俊造，日求賢良，何以所得者率尋常之才，所來者非師友之佐？豈時無大賢乎，將求之不得其道乎？

臣聞致理之先，先於行道，行道之本，本於得賢，得賢之由，由乎審理。若禮之厚薄定於此，則賢之優劣應於彼。故黜位而朝，西面而事，則師之才至矣；先之以身，下之以色，則友之才至矣；展皮弊之禮，盡揖讓之儀，則大臣之才至矣；南面而坐，使者先焉，則左右之才至矣；憑几據杖，以令召焉，則廝役之才至矣。是以得師者帝，得友者王，得大臣者霸，得左右者弱，得廝役者亂。然則求師而得友，求友而得臣者有矣，未有求臣而得友，求友而得師者也。是故圖帝而成王，圖王而成霸者有矣，未有圖霸而成王，圖王而成帝者也。夫以夷吾之賢，為不可召之臣，桓公所以霸齊也；孔明之才，為非屈致之士，劉氏所以圖蜀也。夫欲霸一國圖一方，猶審其禮行其道焉，況開帝王之業，垂

無疆之休，苟無尊賢之風，師友之佐，則安能宏其理恢其化乎？國家有天下二百年，政無不施，德無不備，唯尊賢之禮，未與三代同風。陛下誠能行之，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。

二十九、請行賞罰以勸舉賢

問：頃者累下詔旨，令舉所知，獻其狀莫匪賢能，授以官罕聞政績。將人不易知耶，將容易其舉耶？

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，令舉所知，自是內外百寮，歲有聞薦，有司各詳其狀，咸命以官，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，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。何則？得賢由舉擇慎審，慎審由賞罰必行。自十年以來，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，以失所舉罪一人。則內外之薦，恐未專精，出處之賢，或有違濫，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。伏惟申命所舉，深詔有司，量其短長之材，授以大小之職，然後明察臧否，精者殿最，得人者行進賢之賞，謬舉者坐不當之辜。自然上下精詳，遠近懲勸，謹關梁以相保，責轅輪以相求。俾夫草靡風行，達於上下，天下之耳，盡為陛下聽，天下之目，盡為陛下視。明其視則舉不失德，廣其聽則野無遺賢，而後官得其才，事得其序。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，而天下理矣。

三十、審官，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

夫官既備而事未舉，才既用而政未成者，由官與才不相得也。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，才有短長能否之異，稱其任則政立，枉其能則事乖。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，使乎各司其局也。辨眾才而後入仕，使乎各盡其能也。如此則官雖省，才雖半，可得而理矣。若以短任長，以大授小，委其不可而望其可，強其不能而責其能，如此則官雖能，才雖倍，無益於理矣。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，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；展長才於短用者，猶騹捕鼠而斧剪毛也。所不相及，豈不宜哉！王者誠能量眾才之短長，審庶官之大小，俾操鑿枘者無圓方之謬，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，自然人盡其能，職修其要，彝倫日敘，庶績日凝，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！

三十一、大官乏人，由不慎選小官也

問：國家台袞之才，臺省之器，胡然近日，稍乏其人？將欲救之，其故安在？

臣伏見國家公卿、將相之具，選於丞郎、給舍；丞郎、給舍之才，選於御史、遺補、郎官；御史、遺補、郎官之器，選於秘著、校正、畿赤、簿尉。雖未盡是，十常六七焉。然則畿赤之吏，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，秘著之宦，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，其所責望者，乃丞郎之椎輪，公卿之濫觴也，則選用之際，宜得其人。臣竊見近日秘著、校正或以門地授，畿赤、簿尉，唯以資序求，不商較其器能，不研覈其才行，至使頃年以來，臺官空不知所取，省郎闕不知所求，豈直乏賢，誠亦廢事。且以資序得者，僅能參於簿領，以門地進者，或未任於鉛黃，臣恐台袞之才、臺省之器，十年以後稍乏其人。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，塞傲倖之路，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，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，立而為文，權以救弊，蓋一時之制，非可久之術。今者有司難於掄才，易於注擬，因循勿改，守以為常，至使兩畿之中，數縣之外，雖資序，皆當其任，而名實莫得而聞，故每臺省缺員，曾莫擬議，則守文之弊，一至於斯。伏願思以後難，革其前失，廣丞郎椎輪之本，疏公卿濫觴之源。如此則良能之才，必足用矣，要劇之職，不乏人矣。

三十二、議庶官遷次之遲速

問：先王建官，升降有制，遷次有常，此經久之道也。或云：「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。」又曰：「為官吏者可長子孫。」豈今古之殊制乎？不然，何遲速之異如此也？今欲速遷而勸善，恐誘躁求之心；將令久次而望功，慮與滯用之歎。疾徐之制，何以為中？

臣聞孔子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三年而有成。」《舜典》曰：「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」雖聖賢為政，未及三年，不能成也；雖善惡難知，不過九載，必自著也。由此而論，為官吏者，不可速遷也，不可久次也。若未三年而遷，則政未立，績未成，且躁求之心生，而馴致之化廢矣；若過九載而不轉，則明不陟，幽不黜，且勸善之法缺，而懲惡之典隳矣。大凡內外之官，其畧如此。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，莫先於二千石乎？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，有未兩考而遷者，豈為善成政之速，速於聖賢耶？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？不然，何遷之遽也！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，豈善惡未著，莫得而知耶？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？不然，何轉之遲也！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：「凡內外之職，四考遞遷。」斯實革今之弊，行古之道也。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，既以四考遷之，政術無取者，亦宜四考黜之。將欲循其名，辨其實，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，督考課之官。使別其否臧，明知白黑。仍命曰：「雖久次者，不得逾於四載，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。」此先王較能之大方，致理之要道也，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。

三十三、革吏部之弊

問：吏部之弊，為日久矣。今吏多於員，其故何因？官不得人，其由何在，奸偽日起，其計何生？馳騖日滋，其風何自？欲使吏與員而相得，名與實而相符，趨競巧濫之弊銷，公平政理之道長，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，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，豈無良謀，以救其弊？

臣伏見吏部之弊，為日久矣，時皆共病，不知其然，臣請備而言之。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，量官而署吏，故官不乏吏，士不乏官，士吏官員，必相參用。今則官倍於古，吏倍於官，入色者又倍於吏也。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眾，冒資廕而出身者多，故官不得人，員不充吏，是以爭求日至，奸濫日生，斯乃為弊之一端也。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，牧守選而舉之，府寺之寮，公卿辟而署之，其餘者乃歸有司。有司所領既少，則所選必精，此前代所以得人也。今則內外之官，一命以上，歲羨千數，悉委吏曹。吏曹案資署官，猶懼不給，則何暇考察名實，區別否臧者乎？至使近代以來，寖而成弊，真偽爭進，共徵循資之書，賢愚莫分，同限停年之格，才能者淹滯而不振，巧詐者因緣以成奸，此又為弊之一端也。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，分署其吏，則庶乎官得其才矣；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，或間以年，則庶乎士不乏官矣。官得其才，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；士不乏官，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銷也。矧又減銓衡之偏重，則力不撓而易平矣；分藻鏡之獨鑒，則照不疲而易明矣。與夫千品折於一面，百職斷於一心，功相萬也。得失相懸，豈不遠矣。臣以為芟煩剗弊，莫尚於斯。

三十四、牧宰考課，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

問：今者勤卹黎元之隱，精求牧宰之才，亦既得人，使之為政，何以撫字之方，尚未副我精求之旨，疲困之俗，尚未知我勤卹之心？豈才未稱官，將人不求理？備陳其故，以革其非。

臣聞王者之設庶官，無非共理者也。然則庶官之理同歸，而牧宰之用為急。蓋以邦之賦役，由之而後均，王之風教，由之而後行，人之性命繫焉，國之安危屬焉。故與夫庶官之寄，輕重不可齊致也。臣伏見陛下勤卹黎元之心至矣，慎擇牧宰之旨深矣，然而黎元之理，尚未副陛下勤卹之心，牧宰之政，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，非人不求理，非才不稱官，以臣所窺，粗知其由矣。臣聞賢者為善，不待勸矣。何哉？性不忍為惡耳。愚者為不善，雖勸而不遷也。何哉？性不能為善耳。賢愚之間，謂之中人，中人之心，可上可下，勸之則遷於善，捨之則陷於惡。故曰懲勸之廢也，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；懲勸之行也，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途。是知勸沮之道，不可一日無也。況天下牧宰中人者，多

去惡遷善，皆得勸沮。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，黜陟之令甚明，然則就備之中，察之者未甚精也，就明之中，奉之者未甚行也。未甚精，則臧否同貫，未甚行，則善惡齊驅，雖有和璞之貞，不能識也，雖有齊竽之濫，何由知之？如此則豈獨利淫，亦將失善。善苟未勸，淫或未懲，欲望副陛下勤卹之心，稱陛下慎擇之旨，或恐難矣。臣又請以古事驗之。臣聞唐虞之際也，敷求俊乂，而四凶見用，及三考黜陟，而四罪乃彰。則知雖至明也，尚或迷真偽之途；雖至聖也，不能去考察之法。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，如蓬生於麻也；其法弛則變香為臭，使蘭化為艾也。且聖人之為理，豈盡得賢而用之乎，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？將在夫秉其樞，操其要，剗邪為正，削觚為圓，能使善之必遷，不謂善之盡有，能使惡之必改，不謂惡之盡無。成此功者無他，懲勸之所致也。則考課之法，其可輕乎？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，甚有良能，委之理人，亦足成政。所未至者，又有其由。臣聞牧宰，古者五等之國也，於人有父母之道焉，於吏有君臣之道焉，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，威福賞罰懸於手，然後能鎮其俗，移其風也。今縣宰之權，受制於州牧，州牧之政，取則於使司，迭相拘持，不敢專達，雖有政術，何由施行？況又力役之限，賦斂之期，以用之費省為求，不以人之貧富為度，以上之緩急為節，不以下之勞逸為程，縣畏於州，州畏於使，雖有仁惠，何由撫綏？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，絆騏驥而求致遠，臣恐龔、黃、卓、魯複生於今日，亦不能為理矣。

三十五、使百職修皇綱振，在乎格慎默之俗

夫百職不修，萬事不舉，皇綱弛而不振，頹俗蕩而不還者，由君子讜直之道消，小人慎默之道長也。臣伏見近代以來，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，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，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，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，故朝寡敢言之士，庭鮮執咎之臣。自國及家，寖而成俗，故父訓其子曰：「無介直以立仇敵。」兄教其弟曰：「無方正以賈悔尤。」識者腹非而不言，愚者心競而是效，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，有耳者如聾也，有口者如含鋒刃也。慎默之俗，一至於斯，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。豈直若此而已哉，蓋慎默積於中，則職事廢於外，強毅果斷之心屈，畏忌因循之性成，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，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。是以殿最之文，雖書而不實，黜陟之法，雖備而不行，欲望善者勸，惡者懲百職修，萬事舉，不可得也。然臣以為曆代之頹俗，非國朝不能革也，國朝之皇綱，非陛下不能振也。革振之術，臣粗知之。何者？夫人之蚩蚩，唯利是務，若利出於慎默，則慎默之風大起，若利出於讜直，則讜直之風大行。亦猶冬月之陽，夏日之陰，不召物而自歸之者，無他，溫涼之利所在故也。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，以至明御羣臣，使情偽無所逃，言行無所隱，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者，引而進之，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，推而遠之，使此有利彼無利，安得不去彼取此乎？斯所

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。如此則百職修，萬事舉，皇綱振，頹俗移，太平之風，由斯而致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